

新嘉坡史話

曾鐵忱著

瘦石題



南洋商報叢書第五十五種



新豐城史記

瘦石集金文





新加坡史話

著者：曾鐵忱

出版者：南洋印社

印刷：南洋印社

發行：南洋商報

新加坡羅敏申律

定價：叻幣一元二角

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出版

序 一

連士升

桐城派大師姚姬傳談學問，特地指出義理、考證、辭章。義理等於哲學，專門發揮原理或原則；考證等於史學，凡事都要窮源究流；辭章等於文章，包括一切韻文和散文。

例如經濟學。主修這門功課的學生，至少要懂得經濟學原理、經濟史、經濟思想史或有關於經濟學的重要文獻。再進一步，學者須專門研究經濟學裏一個小部門，例如勞工運動，可是主修這門功課的學生，至少要瞭解勞工運動的理論、勞工運動史、有關於勞工運動的重要文獻。好像剝筍那樣，一層比一層深刻，一層比一層微妙；越下功夫，越能體會無窮的樂趣。

但是，每個人的興趣不盡相同，有的喜歡做專家，有的愛好做通人。專家的工作比較單純，通人却想兼收並蓄，多研討一兩門學問。

例如『宋元學案』、『明儒學案』、『史通』，這些書等於哲學加上史學；『文史通義』，這等於文學加上史學。名稱雖不同，但作者須兼通兩門以上的學問，却沒有二致。

在中國學術史上，詩話、詞話早就很流行，史話直到五四運動後，才見於報章雜誌。其

實，史話即掌故的代名詞，從前中國有許多通人在治學的餘暇，最愛撰述有關於掌故的文字。掌故寫了一則二則，也許不會發生很大的作用，到了累積多年，蔚為洋洋大觀的巨著後，它真像一座取之無盡、用之不竭的寶山，足供讀者欣賞、把玩、研究、參考。

在我所熟識的師友中，以治掌故或史話著名的，就有好幾位，如鄧之誠教授的『骨董瑣記』、高伯雨先生的『聽雨樓隨筆』、葉靈豐先生的『香港史話』。鄧高二位偏重中國的掌故，葉偏重香港。『文章本天成，妙手自得之。』他們三人的著作，各有千秋，恕我不敢輕易下批評。

我常覺得，新加坡的歷史雖然僅有一百四十二年，面積僅有二百零五方哩，但在這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，它曾經嘗遍各種滋味，至於制度的興替，人物的浮沉，習俗的文野，誰也無法子記得一清二楚。

我很懇切地希望一二積學之士，能够負起撰述新加坡史或新加坡史話的責任，把這個島國的演變原原本本地寫出來，使人看了這種著作後，對於當地一切情形的來龍去脈，瞭如指掌。以後無論治學治事，都有相當的把握，由今及古，由近及遠，由已知至未知，所謂科學的方法，不過如此。

南洋商報同仁曾鐵忱先生，多年來專門搜集星馬的史料。他的方法是以權威的歷史著作

爲經，報章雜誌的材料爲緯，分門別類，宛若探囊取物。因此，關於新加坡任何問題，他都能够提出相當充實的資料，給讀者以滿意的答案。積多年的辛勤，他所撰述的史話已經積稿盈尺。現在先選出二十篇，印爲單行本，行見洛陽紙貴，爲士林重視。

在時間上，常人多貴古而賤今；在空間上，他們又捨近而求遠。由於這種錯誤觀念的作祟，一般人對於當地的事物，反而有一點茫然。現在曾先生給我們彌補這缺陷，使我們對於當地的典章制度，甚至一個花展，一隻老虎，一種劇運，一批漁民，也能够如數家珍一樣，道出它的原委。我們於欣賞這部大作之餘，應該向作者敬致謝忱。

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

誌於新加坡雲海樓

序 二

許雲樵

培植人民的國家意識，是戰後一般新興國家執政者所面對的重要課題之一；然而國家意識的養成是一種心理上的建設，絕非如其他問題可以一紙法令所能解決的。要使人民有國家意識，必須使他們對本國的一切有所眷戀：山川風物之美，史實掌故之富，都是新興國家亟欲予以表揚，俾使人民能津津樂道，而無形中增強其對本國的眷戀的。

龔定章曾說：「周之世宮、大者史，史之外無有語言焉，史之外無有文字焉，史之外無有倫品目焉。史存而周存，史亡而周亡。」史的作用，何其偉大？史的纂修，何其迫切？然而這偉大的事功，却需仰給於一點一滴的資料，如果纂史而沒有史料，無論他的史觀怎樣正確，史德怎樣崇高，他還是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」的。在「重建馬來亞史」的口號高唱入雲的聲中，我們要請大家顧到現實，在此時此地所迫切的事功是什麼？在此時此地能實踐的事功是什麼？我們必須重寫我們的歷史，我們必須把握正確的史觀與史德；然而我們得腳踏實地，一步一步向前走，羅馬城不是一天所能造成的！因此，我們得向獻身於一點一滴的工作者致敬，他們將來是憑正確史觀而編寫新史的歷史英雄的墊腳石，沒有他們，我們的歷史英雄

是無所立脚的。

最近，曾兄鐵忱寄給我一卷「新加坡史話」的校稿，要我寫一篇序。這正是我們當致敬的一份爲新加坡全史所作的點點滴滴的基本工作。這史話不但可以供史家採摭，同時因文筆輕鬆，堪供人民在飯後茶餘作談助。往日，人們以爲「談助」是有閑階級的玩藝兒，其實任何階級都有閒談的份兒，如能把握其內容，也是一種教育工具。

新加坡開埠還祇一百四十餘年，可謂去「古」未遠，一切文物，都可從頭談起，一切風土，將成未來掌故，如卽時多方蒐集，日久便珍同拱璧。新加坡的虎患，新加坡的海民，新加坡的蝦池，新加坡的花展，娓娓道來，歷歷如數家珍，點點滴滴，都是心血結晶，決非叫口號的自作聰明者所願做或所能做的事功。惟其如此，更值得我們歌頌，雖則這些祇是史話，而非史乘！

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

序於南洋大學南洋研究室

封面：一八二八年時代新加坡簡明地圖。

題字：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授張瘦石先生。

新加坡史話 (目次)

序 一.....	連士升先生
序 二.....	許雲樵先生
萊佛士和天猛公阿都拉曼.....	一
新加坡開埠史的一頁.....	一三
萊佛士用間秘紀.....	二二
鴨都拉筆下的胡先蘇丹.....	三五
萊佛士艦隊擺烏龍.....	四五
萊佛士腋下的裙帶風.....	五二
黃金公主的故事.....	六六
珍珠山的故事.....	七七

獅子城的老虎故事·····	八六
百年前新加坡的遭際·····	一〇二
百年前新加坡人生活起居注·····	一〇七
百年前新加坡的旅店·····	一一一
草創時代新加坡的社交活動·····	一一六
新加坡最初期的業餘劇運·····	一二一
新加坡旅遊史上的潤客·····	一三一
新加坡的水上人家·····	一三九
馬來漁民中的漁師·····	一四七
新加坡的蝦池·····	一五六
新加坡花展史話·····	一六六
新加坡影展史話·····	一七六
後記·····	一八八

萊佛士和天猛公阿都拉曼

在一八一九年一月間，廖內·林加（亦作龍牙島）和柔佛是在一位蘇丹統治之下，新加坡島名義上也在他的管領區之內，而這位蘇丹却留在廖內，居然還遙領着馬來半島好幾個馬來屬邦的統治權。當萊佛士爵士銜命東來尋找新的貿易前哨站，會對新加坡島動了腦筋，要求蘇丹給予通商的特許權，但因蘇丹害怕荷蘭人，始終不敢同意萊佛士的請求。後來，萊佛士摸索到了新加坡，喜出望外，千方百計把蘇丹的異母兄弟誑騙到新加坡來，就尊稱他是「柔佛蘇丹」。這位蘇丹名叫東姑胡先（Tunku Husain Muhammad Shah），即是鼎鼎大名的東姑朗恩（Tengku Long），同年二月六日跟萊佛士簽訂「友好聯盟條約」的就是他，他曾應用蘇丹的璽印加蓋在該項條約上，給予英國人以在新加坡島上建立通商前哨站的特權。後來英國東印度公司爲了答謝他，除給了他五千塊西班牙銀元，還特給予終身奉養金，他就在新加坡定居下來。之後百數十年間，他的後代子孫一路來就留在新加坡，居住於甘榜格蘭（Kampung Glam），但他們並非跟現時柔佛蘇丹王室是一家人。

東姑朗恩是另一位酋長的後人，他原也不是新加坡島的實際統治者。當年統治新加坡島的人，是柔佛的天猛公（Temenggong of Johore），萊佛士爵士一行人在新加坡登陸最

先所遇到的就是他。天猛名公叫阿都拉曼 (Abdul Rahman)，原住在馬來半島的內陸，於一八〇六年就職，後於一八一一年越過柔佛海峽，移寓在新加坡島上，隨從人等大約有一百五十餘人，就在新加坡河口建立了一個村落，當時命名為「甘榜天猛公」。從此他不但是這

個甘榜的統治者，同時還統治着整個新加坡島和廣大的柔佛州。天猛公原是個有權有勢的人物，其權力不僅伸展到政府方面，而且恰同東方一般君主一樣，實際是所領國土的所有者。他不僅已領有柔佛而控制之，同時他還是柔佛、廖內和林加三邦蘇丹的重臣，他的尊銜「天猛公」，其意即為「首席內務大臣」。



士 爵 士 佛 萊

天猛公的銜頭雖頗不小，但不可誤會他是甲第連雲和聚寶成山的主候。原來當年天猛公屬下的柔佛子民都是一貧如洗的，住在疏落的甘榜裏，被長達數哩的沼澤地及莽林所阻隔，老死不相往來，就是天猛公府所在地的甘榜天猛公，也祇是一個竹籬茅舍的小村落，屋前屋後但見少數鷄羣在地上覓食，此外還點綴着十來個高聳的椰樹。據歷史資料所示，甘榜天猛公會是個不毛之地，不會出產任何食糧，村民但賴種植菓實和捕魚爲生，以此甘榜生活也還算相當寫意。

甘榜附近的新加坡河上，早已有名爲俄郎羅越（Orang Laut）的海民定居，當年他們還是原始的土著民，以舟子爲家，沿着海岸線覓取食物以營生。在島上內陸的盡是小山槽，却爲曠古的森林所包圍，早有些外邦人前來移植，在幾處甘蜜園裏，已有少數華籍人士於獲得天猛公特許後，在那裏過着拓荒者的清苦生活。

甘榜天猛公距離新加坡海峽約有五哩之遙，當年新加坡海峽也曾有許多由中國、印度及歐洲往返的通商海船過境，甘榜中人都知道有這些海船來來去去，因爲他們時不時划着小舟前往出賣鮮魚和海龜。但賣魚生意並不見佳，因爲海船遇到了順風，船長怕耽誤了時日，便揚帆駛去，往往過門不入。但這些馬來漁民也是絕頂聰明的，他們便把小舟繫住海船一旁，儘管在乘風破浪中，小舟被海船拖出水平線上，他們還一樣跟船上人討價還價做一筆肥厚的

買賣。實際上，這些海船是極少到新加坡海岸來的，每年還祇有中國商船到新加坡來一回，專爲載運華人在山頂上種植的甘蜜出口。

× × × × ×

天猛公府比較甘榜中一般亞答厝大一點，說是「府邸」無寧還太過於誇張，但因其背河面海，附近又有些蒲桃花樹（Jambu trees），較遠處就是黑壓壓的森林，倒也風景宜人，天猛公照例在他府邸的陽台上，憑欄眺望這個在睡夢中的村落，或則遠觀海灣外他的漁民飽載歸來。就在一八一九年一月廿八日黃昏時節，天猛公閒坐在聽甘榜兒童嬉遊中發出的笑樂歌聲，却想不到這一晚就敞開了新加坡島歷史的另一新頁，一覺醒來，島上生活進入了一個劃時代的世紀。

約摸在七點鐘時節，有由海峽外歸來的漁家跑到天猛公府來報訊，說發生了新奇事情。說他們曾在海峽向懸掛英國旗的七艘艦船隊出賣魚鮮，當時即引起了天猛公的興趣，趕忙追問他們：

『然則，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』

於是有一位老於事故的漁夫說出了一個驚人的故事：『當時有人請我到一隻最大船的甲板上，他們的頭目在等待我，他問了我很多問題……』

『是一些什麼問題？』

『問我的第一個問題，就是我們島上有沒有荷蘭人？當我回答說「沒有！」那些人就圍住我們大聲叫喚，快活極了的樣子』。

接着天猛公問：『那些艦船已經駛去了嗎？』

『沒有，他們都在港外拋了錨』。

這一晚，天猛公和他屬下人等縱橫談論着這一隊行跡古怪的艦船。次日早間，他們又目擊着其中有一艘船駛過了海灣，徐徐向他們而來。天猛公府雖已被蒲桃樹所掩蔽，但在陽台上仍可窺視船隻的行動。天猛公看見船已在河口拋錨了，接着有一隻小快艇放下來落到水面上。比即有許多人走進小快艇，於是向河的入口處駛進。小快艇已遠離了天猛公的視線，但天猛公還屹然站在陽台上不動。他的手下人等看來勢不對，個個武裝了起來，拿着矛和曲劍，組成了天猛公的侍衛隊，集中在陽台下待命。這時候，氣氛愈來愈嚴重，幾分鐘內便有探子前來把來船到達所在的消息報告天猛公，後來天猛公聽到小快艇已在河岸邊停下來，有兩個歐洲人進到了甘榜。

直到據報那兩個歐洲人已走近他的府邸，天猛公這才採取了行動，連忙站起身來，理直了他的紗籠。正當他下了石級，走向包圍着府邸的籬笆，他的侍衛大隊就跟隨在他身後。於

是兩個創造新加坡新歷史的人物相會了，天猛公面對面碰上了明古連總督萊佛士爵士。天猛公引導萊佛士走進了他的府邸，談了一會兒，據說彼此間就達到諒解。這一晚，改變了天猛公的生活，也改變了新加坡的面目。接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陸戰隊在海灘近處宿營，營幕前燒起了燈火，放出的巡邏步哨徹夜忙個不停。次晨，天猛公就跟萊佛士爵士達到了一項「協定」，准許英國人在島上建立貿易前哨站！

大勢既已粗定，於是軍火配備物及糧食陸續搬運上岸，接着英國米字旗也在海岸上升起來，之後數月或數年間，更有大隊軍隊，政府官吏、商家夥計和勞工湧到新加坡來，英國殖民地主義的急先鋒取得了一個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據點，而天猛公也得了全不費功夫的財富。天猛公丁財兩旺，權勢也跟着水漲船高，他的後代子孫就名實相副地歷代作了柔佛蘇丹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天猛公阿都拉曼就是當今柔佛蘇丹殿下的高祖，亦即剛於一九五九年逝世的蘇丹依布拉欣爵士的曾祖父。惟據另一史料所示，天猛公阿都拉曼於移駐新加坡之前數年，係住在廖內羣島的武蘭島（Bulang）爲了脫出荷蘭人的迫害才率同少數手下人等逃到新加坡來的，却不料後來遇到了萊佛士，且夕間就奠定了英國人在新加坡發跡的基礎。這時候，恰當拿破崙大戰後，英國人唾手把馬六甲交還了荷蘭人，剩下的祇是檳榔嶼和威士利省，還有遠在蘇島